

I
2227
0028

明善堂文集

天津古籍出版社

〔清〕奕绘 原著

金启孙 校笺

辽宁民族古籍文学类之四



奕绘三旬画像



兰 画 绘 奕

御製題吉光

珍壽畫冊

詩

常現金剛不

壞相西來大

意示真如雲

中飛錫超塵

界證果原從

面壁初麟應

相真瑞

抱佳境都從

妙繪傳曉界

楚平

吳會敬書

繪

己丑六月十五夜統邦約

百牧雲雲路連林翳清機達明農海看於子中夜發蛙奏誰
深泥蟬聲靜涼月清濁既殊兮享用各無闕洛津戎莪僕驅
車遵古朝古朝鮮霞車提徑多坑座朝日照山阿青松若毛
淋淋河故新溜水深池滋幾石門空在望山影見

蔡開卷：馬蒲公三年時沐鄂

詞

陵恭記

穆：

神郡陶為：茂樹幽殿星雲母滑山勢踴壺收風木思

遺德樓祭薦早秋

新陵

凡女兒箱投司令北壯選材辨陰陽板經三夏而其質乃不
更火定其祀入金穀共以沃灌維其卯筭苟若鑄成薄施
三重漆未紋皆外呈光澤鑑豐豈如瀟復如鐵質夜置塚具
本期可歲減仁人之用心工料必精良積善有餘慶世澤當
昌歷來五古載居肆城南坊人生貴行道何擇士毀商請
看會破後敗壞如顏牆制駭出其用何擇冉與擇請看破屏
風枉費金玉鑲鳴呼聖人德不止於文章

牧羊紀

例逢牧羊必順手拾土塊打頭中羊頭打指中羊指問投
何精牧兒叉手對八歲初放羊羊多斂未業鞭長不及又難
制數步外農圃惜寸苗頭遭長舌怪幾番疼痛打筋骨幸示
壞漸解拋瓦石時或失一丹一天亦有楊百十乃無收久之
十中十歲歌以土代鞭重擊遠近隨之萬無幾不似牧人
多勢三六中三升還換社帶可應承平賞雅前軍

出版说明

辽宁是祖国多民族省份之一，除汉族外，共有四十三个少数民族。其中有发祥于辽宁的满族，还有蒙古、朝鲜、回、锡伯等世居民族，均有悠久的历史。辽宁藏有大量的少数民族文字和汉文的民族古籍，也有相当数量的民族古籍散落于民间或流失国外。因此，抢救、整理和出版少数民族的古籍，是保存祖国文化遗产和为民族研究提供新资料的一项重要任务。

根据中央有关抢救、整理和出版少数民族古籍的指示精神，结合辽宁省的实际。我们开展此项工作，是以整理满族古籍为重点，兼顾其他民族古籍进行。并注意与省内外协调一致，力求少数民族文字和汉文整理并重。

根据全国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原则和要求，我们已制定了满、蒙古、朝鲜、回、锡伯等五个民族古籍整理出版的初步规划。为协调省内外工作，经过初步协商，辽宁省被推选为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河北、北京市、内蒙古、新疆七省市区的满族和锡伯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的牵头省。

按民族古籍种类、版本和出版需要，整理方法分为：影印、缩印、点校、校注、选辑、丛编等。

对我们的工作，省内外有关部门和专家给予了大力支持，谨致谢意。由于缺乏工作经验，请给予指导。

辽宁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

[illegible]

《明善堂文集》是清代宗室诗人奕绘的许多著作中最主要的著作，也是代表他一生文学和思想的

全集。

我在一九八九年曾整理印行了寒会的青少年诗集《少莲集》和同集《青春同路》。

现在又整理印行了《明善堂文集》，集中寺名、流水、篇、同名、雨、分、焦、昌、，计、月、二、生、行、今、至、

理石上整理曰行丁明善堂文集》(集中词名《流水编》)词名《南谷樵唱》)时间上是与《妙莲》《写

看術授。即是道光三年（一八三三）到道光十八年（一八三八）亦即作者二十五岁到四十岁逝世为

止的诗词。所以说这部书是奕绘一生最主要的著作。又奕绘侧夫人满洲著名女词人西林春(太清)的

《天游阁集》即与此《明善堂集》相配，集中《东海渔歌》又与本集中《南谷樵唱》相配而命名。所以《明

善堂集》的刊行，不但是研究奕绘思想文学言行的主要参考书，同时也是研究西林太清的重要著作。

月尊堂文集 交遊 序

明善堂文集 校箋 序

奕绘（一七九九——一八三八）是清高宗第五子荣纯亲王永琪之孙，荣恪郡王绵亿的长子，嘉庆二十年荣恪郡王逝世，降袭多罗贝勒，赏戴三眼花翎，官至内大臣，正白旗汉军都统。但他主要工作却是管理两翼宗学事务，管理御书处及武英殿修书处，监顺天乡试，暂管观象台事务等有关文化科技的工作，这对于他的学术造诣，有很重大的影响。道光十五年（一八三五），自请解去各项职务，蒙恩赏食半俸。

解职后，营建大南峪别墅，筑室辟圃，植树养性，以消闲岁月，与西林夫人寻访京郊及房山诸名胜，所到之处，多记之以诗。道光十八年（一八三八）七月初七日卒，即以大南峪为园寝。有五子载钧、载钦、载钊、载初、载同，四女载远、载达、载通、载道，除载钦、载同幼殇外，餘均长大。卒后，长子载钧降袭固山贝子。

奕绘嫡室贺舍里妙华夫人（一七九八——一八三〇）。著有《妙华集》与奕绘《妙莲集》相配，合称《妙莲华集》。侧室西林太清夫人为清代著名女词人，姑不赘述。诸子女亦多能诗。长女载远字孟文，为外蒙古三音诺颜部扎萨克亲王车登巴咱尔之哈敦。车王号杏庄，亦能诗，并擅长写塞上风景，谓系承岳家影响。季女载道，即《燕京岁时记》著者富察敦崇之母，亦每谓其文学乃承外祖家之遗绪。邸中僚属阿禅泰、鄂克陀、尼玛兰等皆侍从谈经抚琴赋诗，虽奚童侍婢皆能诵主人警句。平日夫妻主仆相对无俗言。有憨奴入市，遇「达摩渡江图」即购之归献。当时邸中文玩汇集，实因上下同好。

奕绘的文学书法在生前即已知名，如潘曾绶赠诗说他「诗宗韩吏部，篆学蔡中郎。」（雪桥诗话）身后评论更多，如认为奕绘的作品能写出对上层的「不满」及对下层百姓的同情，表现出进步的思想倾向。（张菊玲等《清代满族作家诗词选》）更有专文论述，认为奕绘一个贵族出身的诗人思想难免有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，却无损于其文学精华的光辉，如果用一句概括性的评语来评价他的文学创作，应该是：奕绘的作品是有清一代满族文学皇冠上最明亮的一颗珍珠。这颗珍珠是满族人民的骄傲，也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。我们一定要珍惜它，研究它，把它介绍给广大读者，使它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。（董文成《论杰出的满族文学家奕绘的进步思想》，一九八二年《满族文学研究》第二期）

奕绘作品的可贵处，在于怜悯人民，同情人民，甚至歌颂人民。例如他任东陵守护大臣时，作的《捕虫谣》：「朝捕松虫上松树，官额未满愁日暮，五陵仪树十万株，海树茫茫不知数。」（注：成行植者曰仪树，野生者曰海树。）倾筐满载论担石，缘木悲歌呼伴侣，昨朝有诏除滋蔓，（奉朱批：务须搜捕净尽，毋使滋蔓。）安得皇天澍甘露」

他同情捕虫工人，却去祈雨。如《祈雨词》中说：「……云从龙兮雷雨作，百谷草木皆甲拆，霹雳砰訇震妖孽，除彼螟螣及蝥贼，……洁陈少牢奠酒帛，惟尔有神兮时雨若。」不想雨真下了，他又作《谢

雨词：「野客（奕绘在东陵自号东山野客）昨日望雨急，今朝雷雨松虫失，役夫大喜出望外，昨日安知有今日？山神自占功十九，人力不敌天万一，明朝晴望昌瑞山，雨洗万株松树碧。」

更为难能可贵的，是他怜悯人民，同情人民，常常把自己摆进去做对比，这简直是过去少有的。例如《苦旱诗》之五：「吾家汤沐邑，有田八百顷，岁入逾万金，足以奉朝请。去年旱无麦，犹有黍稷颖，今年旱无禾，节俭颇自省。言念穷独人，丰年仗遗秉，子身天地间，何以御灾眚？」

他上朝时坐在华贵舒适的车里，却想到路旁负物徒步者的艰难。如《车》诗云：「直轴平轡方便轮，净帷高盖软柔涸，言遵大道趋真宅，申命王良御主人。乘驾一时皆壮驯，辐衡百事必精新，路旁多少贫家子，负戴踉跄走世尘！」《借俸买大南峪纪恩志愧诗》云：「圣恩许借买山钱，南谷深宜作墓田，贝勒妻妾容请地，小民乏食敢呼天！」

因此他认为人应该平等（寓意不平等是后天人为的），每逢夏季甘雨、冬天瑞雪之后，麦秋或来年年人都应有饭吃：「我衣不下三千户，（田庄之农）……家家可望新粮煮。」（喜雨词）「一夜寒梅成玉树，明年大饼满长街。」（十四晓雪已盈尺诗）

他认为大自然的事物是最公道的，这表现在他的《新蝉》诗和《食瓜》诗里面，如他说新蝉：「其心无怨言，其声自天然，贤愚耳同悦，妙处胜吹弹，悠悠千圣心，默契非言传。」食瓜更进一步说：「王侯

同乞丐，释渴同一枚，证我平等观，题诗告婴孩。」他不但自己这样认为，还要把这种平等的思想告诉自己的后代。

奕绘思想中认为真正的人才，多在当时的下层人民群众之中，这就是他的「草野多婴孩」的思想。他善于写小人物，如〈牧羊儿〉和〈棒儿李〉便是很有代表性的两篇诗，今举于下：

牧羊儿

偶逢牧羊儿，顺手拾土块，打头中羊头，打背中羊背。借问技何精？牧儿叉手对：「八岁初放羊，羊多吃禾菜，鞭长不及丈，难制数步外。农圃惜青苗，颇遭长者怪。几番遭痛打，筋骨幸未坏。渐解抛瓦石，时或失一再。一失亦有祸，百中乃无败。久之千中千，遂敢以土代。轻重与远近，随心万无碍。不似彼官人，学射多势态。五发中四三，升迁换冠带。可应承平赏，难当军阵队。可陪中朝彦，难伍牧儿辈。彼若如牧儿，将入凌烟画。前坡春草丰，无暇久闲话。」鞭羊去不顾，溪山正堪爱。我闻牧儿言，内惭先语塞。功名何足矜，草野多婴孩。

其中以牧儿打羊与官员射箭对比，可谓一针见血，辛辣之极。我们再看〈流水编十〉中的棒儿

李：

其中
棒儿李

棒儿李，身挟一鼓行万里，自言家住金陵城，偶遇福建赦回旗人饿垂死，怀中无钱有敕书，不得还乡见妻子。我时年少心肠热，协助东归鸭绿水。三木地上支鼓腔，三棒空中落还起，一日度长江，十日度黄河，食分患难友，口唱凤阳歌。天津达山海，出关更东走，口唱凤阳歌，食分患难友。友人中途已抱病，扶持到家亦天命，入门三日死正寝，恸哭声摧鼓皮迸。东行宁古塔，北转经三姓，东京往还十五年，南京流落北京边，有兄有嫂不得见，旅食他乡谁见怜。绝艺养身稍餘积，复因葬友倾腰缠。吁嗟乎！世·间·翻·云·覆·雨·诸·君·子·，远·愧·街·头·棒·儿·李·。

这首诗更是以翻云覆雨的宦宦与街头艺人棒儿李对比，越发显出棒儿李品质之可贵，形象的高大。

奕绘在《流水编七》中还有一篇匠师孔，是写孔子的后代中的一支成了山西有信用的制造桌椅的木工，所以他认为：「人生贵有道，何择士与商？……呜呼圣人德，不止于文章。」

连圣人的后代还如此，何况于一般人。他最恨当时的贪官污吏，他曾写《两富翁》（《流水编七》）写《砖头富》（同上），尽情予以揭露，他不只是揭露而已，而且引及自身。他在《两富翁》诗后说：「有子不留金，陶诗亦屡云。弓矢与农工，可以保家身，文章与道德，可以活万民。金银与田宅，可以殃子孙。」

我今既多男，后时孙必繁。若非读书才，但当习苦辛。慎勿恃封荫，熟玩富翁篇。」

《明善堂集》中这类的诗词很多，篇长不具列。今只举其《南谷樵唱》中临江仙词一阙以明之，词题为「书所见」当系目睹有感之作，词云：「风流公子无拘束，游春十乘香车。车中颜色尽如花，连翩从骑，大马锦泥遮。」

传闻前任夔州府，子孙年少豪奢。生民膏血换吴娃，黄金易散，白日易西斜。」

上述这些官和吏干什么呢？奕绘府中的传事人九指虎儿也被当时的县吏杀了，他曾作了一诗《九指虎儿歌》以悼之，中有云：「设役以捕贼，杀人比贼多，愿言长民吏，听我虎儿歌，苛政猛于虎，猾役比政苛。」他又在《伐桃》诗中说：「空有桃名不结桃，一笑人间多此事。」实有以不结桃的桃树，比喻不办正事的官吏。桃树不结桃则伐之，官吏不办正事也应除掉。他在《虎》诗中写道：「斑斓文彩盛，咆哮武威真，仁只怜私类，凶能吓大人，爪牙徒自恃，樊桺弗胜驯。」其中寓意读者细究自明。对于这样的老虎，自幼主张打围不必多杀生的奕绘，认为只有：「南苑春围合，长枪烂汝身。」

奕绘为什么会产生上述思想，这和他亲身阅历有关。《流水编二》中有一首《偶成》诗：「天时人事若观河，宠辱相随前后波，善眼仙人临水叹，覆舟颓岸饱经过。」他在宦途中的自况是：「冬深百花死，地僻一松高，独秀无同调，微生敢自豪。」（流水编三：松涛）。他在政治上的乌托邦是：「蜂王无纪律，蜂众乐相从，酿蜜勤供给，分房与附庸，花间吟细细，岩下聚重重，今古君人者，谁能学此蜂。」

(流水编二 蜜蜂三首之三)

空想是空想，毕竟改变不了现实。清代的宗室如果不入军机，有了什么大的力量。奕绘的老师许秋涛，在江西做高安县令，受人陷害，派儿子入京来找他，所谓：「先生老去运更蹇，遣子触热来京都，口述师语相付托，颠危我固应扶持。」(流水编二：寄高安令许秋涛先生)后来许秋涛还是死在任上了，哭许秋涛诗中曾沉痛地说：「江西三月先生歿，冬至初闻泪满巾，……自惭紫绶朱门贵，莫救痴儿寡妇贫！」

他的好友蔡桂山任连州令，也遇到坎坷来求助，虽经过推荐等努力，最后的办法还是：「途穷恃良友，装具遣家童，……全家赴敝庐。」接到家中来住以了事。最后奕绘自己也告退了。

奕绘生活的时代已是嘉庆末至道光中叶，西方资本主义的许多发明早已进入中国。他对这些新鲜事物是敏感的，认为比中国原有的好，如《自鸣钟》诗(流水编一)说：「奇绝洋钟表，铜壶巧莫并。」如《千里镜》诗(同上卷)说：「谈天古多误，望远此如神。」如《寒暑表》诗(同上卷)说：「试候晶球表，殊胜玉瑱灰。」如《登观象台》诗说：「暂领羲和职，初登观象台，元朝遗古迹，郭令实雄才，……仁皇亲制作，宝器尽珍瑰，……抚辰曾继述，亭午久徘徊，……机祥腐儒陋，洋海异人来，柔远锡嘉号，通微辅

圣裁，为邦斯首务，推测勉钦哉。」（流水编四）既肯定元、清的制作，更指出西法应采用。

道光七年（一八二七）送葡萄牙传教士高守谦回国二首更为代表作，今录第二首于下：「滔滔阅世指狂流，突壑风波鼓未休，老眼明于千里镜，归帆高过十重楼，下看南极添星座，渐转西洋绕地球，却笑古人闻见隘，近迁岭表动乡愁。」

他对于新事物的敏感主要是因为他认为世间一切事物都在变化，新的要代替旧的。如：「愚夫信定数，乡愿守伪淳，大哉圣人功，变化常日新。」（流水编十：唐花）又如：「莫认流光与流水，江河日月镇长新。」（流水编五：流光）

奕绘虽然主张新学应予采用，但他对中国固有的学识仍非常重视。他在示儿辈的四首诗（流水编一）中勉励后人对汉文、骑射、满语、算法四种家学，要坚持继承，当成习惯，不要忘记本，不要丢掉，今举清语（满语）、算法二首：

本集卷四 清语

大清爱建国，天命始为书，地据三韩旧，言犹渤海馀，敢咨通训诂，问学辨虫鱼，继志勿忘本，生民各有初。

算法

算有西来法，亲承祖父传，变通时考证，悟诣遂精专，九曜天文密，元音字母传，术深久恐

失，思作本形篇。

奕绘诗重写实，发舒感慨，词尚长调。诗中同情人民之作，在宗室诗人的著作中堪称难能可贵，笔下小人物写得神彩如生。《南谷樵唱》内容亦在气格在思想不涉纤丽，故其成就决不在《东海渔歌》之下。《东海渔歌》经况蕙风先生品评，已为词坛公认。《南谷樵唱》则尚有待知音。

本集整理既竟，特撰此序以为介绍。又通行辞书、诗词话有关奕绘记载，因内容不尽详实而分歧甚多，录之反生纷扰。今只将家史《荣府史》中《绘贝勒世家》（即作者之小传）《邸宅志》有关太平湖邸介绍，及园寝志中之大南峪园寝摘录于后，以为读本集者参考。

本集整理过程中，承辽宁省少数民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办公室多方关怀，大力支持，始得问世，特在此致以衷心的感谢。

一九九二年七月于北京望儿山下寓所